國子監志

金石志四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為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穎達之疏。穎達且謂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

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為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為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於漢儒所為徒以不能定其為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仍列於前雖姑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

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錄蔡沈攻駁書序之語復

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抉疑示的。足為千古定案。
故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為非夫子之
作。書於王天與纂傳之卷端。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從來釋書者。率云闢四方之門。以來賢俊。明四方之
目。達四方之聰。以去壅蔽。夫明目達聰。以去壅蔽。似
矣。而所云闢四方之門。使賢者由此而入。則是門當
設於何所乎。舜制九州。幅幘不為不廣。四岳十二牧
之徒。內外弼亮。豈必設之闢闥。以限量之哉。蓋目為

視之門耳為聽之門闢門者闢此耳明達者明達此耳苟其視聽無所壅蔽則賢材亦由是而升民隱亦由是而達使不能兼聽並觀則所謂賢者未必賢矣故闢門明目達聰本為一事不可歧而二之且兼聽並觀尤以得賢為要設不能得賢則兼聽並觀適滋叢脞又何民隱之能周知乎故為君者以天下人之聰明為聰明則公以一二人之聰明為聰明則私言之易而行之難此吾所以望勲華之世而興歎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自昔聖帝明王以堯舜為極則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民時舜之咨十二牧也曰食哉惟時其重民天而厚民生之心若合符節而探本究原則莫切於時之一字知其時則恒雨恒暘動關深宮之慮祁寒暑雨時切蔀屋之憂夫其川澤山林非時有禁宮功鼛鼓非時不使猶其後焉者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

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槩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君之事即天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而臣分其績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舜者哉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

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而必其精一之至人心盡泯道心常存然後措

之施行而無一之非中。盖所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其亦承帝之訓而反覆乎中之難執耳。夫不可咈百姓以從已欲。中人以上皆知之。至於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非執中之大聖。則或不免矣。蓋道者何。中之謂也。不及者無論矣。若違道以邀百姓之譽。此其心先不以誠待百姓。其流必入於雜霸之治。而過之失。將與不及等。故誠能動物。違道則不誠。不誠則不中。此虞廷交儆之辭。所以為千古治統之源也。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二典三謨皆言政之經而提其要則莫過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蓋視德與政為二者莫不謂德為體而政為用有内外之分焉惟其分而為二是物我之念生而其愛物之政究非體天之德也夫聖人視德與政皆一體之事本天良而修德而不見其修之為我也率天德而施政而不見其施之及民也德即政政即德而天下豈尚有不養之民哉故府修事和黎民於變胥天下養民之政皆聖帝明王惟精惟一

執兩用中之德所流出也豈後世崇尚功利歟揚聲
教者所可同日而語哉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六府三事皆養民之政而惟修惟和則各有其序有
由已有不能由已者焉何言之五行之相克相生皆
一定之理洩其過補其不足皆可以由有養民之責
者之修之也若夫三事之正民之德利民之用厚民
之生雖由於養民者之和之而和豈易言哉正德在
於利用利用在於厚生厚生何在乎在乎使有菽粟

如水火耕九餘三或可由善政以致之而時若雨暘綏豐錫屢不可由人力以致之也故惟修可以由己而惟和不能由己必在陰陽之和雨暘以時則此和豈易致哉亦惟祈年慎德飢溺在懷而尤重於察民隱不諱災或庶幾其致和此勸歌勿壞之意乎

大禹謨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乃二帝三王所傳之心法心法即治法也心蘊內而治施外舍執中無二道也蔡沈注書以為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厥中蓋取論語之言今堯典內

無是語也然舜之詳言人心道心之公私必當精以察一以守亦不見堯典也舜之語非堯所授乎精察一守即所謂執中也其下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後漢苞氏注以為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蓋以為吉言矣而宋朱子注則以為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似以為凶語而予則以為朱子所注得理且非凶語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為人君者誠念四海民之困窮法文王之視民如傷則必思所以濟民之困窮雖不能博施濟衆而民之困窮者究不無少救

亦可保其君祿之善終即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豈不善乎若為君者不思四海之困窮而自恣其樂思欲保天祿之永終得乎因經筵略釋經義故簡而言之以戒萬世之為君者

按洪範九五福之考終命自來講家皆主壽終之說予則以為其說未備蓋終者謂終其事非終其壽也若謂終其壽則人生胥有之事且既終矣何有於五福舜典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即始終其事之謂也堯授舜而堯之事終舜授禹而舜之事終人君受

命於
天能終其事即所謂考終命之福也且以人臣而論受
一職能盡其職復膺遷擢是即能終其所受現在之
職也人君能終其事豈非能終其天祿乎至漢儒包
咸注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語謂為政信執其中則
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似有規避之意朱子所
解似為凶語然實非凶語也人君自警知懼不自滿
假即易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豈非吉語乎予是
以謂之得理為君者長存此四海困窮之念則必敬

天愛民孜孜勤政雖以四海之大民物之衆不能家給人足而物力則常存愛惜偏災則優予賑恤亦何至有民不聊生僥焉如不終日之象而兢兢業業守位聚人天祿可以長終福莫大焉此非還就包氏之說正與洪範所言考終命者互相發明爾因作經筵論略而未詳茲復申論之

卜筮說

圭瑁封建井田以及公尸像設之說既陳則卜筮亦有類於是者不可不申其義而為之說

夫以上六事。余可以直指其非理不可行。而卜筮則古聖人所以幽贊尚占。開物成務之為。奚敢輕措之辭。然而古今異宜。能行與不能行。亦不可以不辯。何則。今之時。非古之時。今之人。非古之人也。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蓋古時必有習卜筮者。讀其書。通其法。今其書其法何在。而讀而通之者又何在。且讀之通之之中。尚當擇而建立之。其亦難矣。夫所謂擇者。必擇其明通公溥。無適無莫之人。使其卜以靈龜。筮以神蓍。然後能通天地。愜鬼神。定吉凶。居今

之世能得向之所謂乎如漢之京房唐之李淳風宋之邵雍明之劉基或類其人矣而間（去聲）世一出且無靈龜與神蓍安可以卜筮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其開已有疑焉以有疑定問疑（謂問所疑之事也）原無一準故余不敢云古聖人卜筮之說為無而實謂今之無卜筮之人與其器（謂靈龜神蓍）則亦可無卜筮之事也且舜之命禹曰卜不習吉可知古之時已有不用者矣至於盤庚之卜稽大誥之卜陳所謂世治聽人世亂聽神神道設教以安衆志耳豈如大舜之志先定

而詢僉同哉且國家大事動資卜筮以定吉凶則言吉凶者紛至將何適從豈不同待議論定而敵兵早過河乎即如去歲廓爾喀賊匪侵擾至後藏扎什倫布有濟仲喇嘛羅卜藏丹巴者於吉祥天母前占卜妄稱不可與賊打仗以致衆心搖惑並將派出堵禦賊匪之各喇嘛番衆全行撤散於是賊匪竟無畏忌遂至廟中搶掠金銀供器及塔上鑲嵌松石珊瑚等物因令鄂輝查明後即將羅卜藏丹巴剝黃正法既令衆番知予保護黃教若遇教中敗類亦必明正典刑不似元季之過於崇奉轉成虐政亦以示占卜一途適足惑亂衆心不可不加懲誡耳茲故明言卜筮不能行於今而以大舜不習吉之言為準然舜豈無所本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具此德則通天地惬神明動罔不吉

又何卜筮之足藉乎

近作數篇似有意與古論異然胥非新奇可喜之言而皆平易據理之論聊附書之以待後世通儒之究正耳

在知人在安民

臯陶言人君為治之道在知人在安民斯言也實示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舍是無他求矣夫知人安民非二事也人君以一身臨萬民之上萬民衆矣豈能一一教之養之是在知人善任內而百官外而民牧

必各稱其職而能其事以相輔弼承宣然後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夫使若而人者皆各稱其職而能其事豈易致哉故大禹吁之曰惟帝其難之而何憂何畏皆重於知人是安民必在於知人而知人尤難於安民能知人則無不安之民矣夫以神堯所難之事而為帝王者無不有是責嗚呼可不畏乎可不愼乎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人君亦孰不欲知人而安民哉然知人固不易人固不易知天下之人衆矣人君則惟一人以衆人之心

欲斷一人之知而一人持此一心以應天下衆人之心且欲知之無遺焉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難矣然禹必曰惟帝其難之者何哉蓋自是者見人之非而不見已之非自易者見人之難而不見已之難惟帝欽若之衷常見已之非常見已之難是以知人本難而堯能官人則不難矣能官人斯能安民若夫黎民之懷必其深仁厚澤實有淪肌浹髓使百姓尊親於自不容已有非驩虞之政所能勉强而致之者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是言人君主敬之學也蔡傳以為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猶在事為邊說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是知人主一心一日二日之間萬幾伏乎此若不以戒謹危懼持之則敗度敗禮之事因是而起雖有瞽史之諫瞽御之箴而幾微之間理欲之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非兢兢業業慎之又慎則天命民嵒有所弗保矣

一日二日萬幾

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蔡氏解之曰一日二日之閒事幾之來且至萬焉然予以為此幾應訓心而不應訓事夫事之來於外者非以心應之於內乎且事雖至多一日二日之閒未必至萬設果至萬則一日二日之閒亦必不能盡酬叢脞之失斯不免矣若夫心蘊於中則無一息之停無一息之停則其思慮有不啻以萬數者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使非兢兢以守之業業以持之則所謂朋從爾思逐欲於是乎生矣是皋陶亦有聞精一執中之傳特具體而微

耳。無曠庶官。蓋見之施行者。然則帝廷吁咈咨政。豈有外於一心哉。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天高聽卑。一念之克罔。聖狂分焉。而天之眷顧與否。亦捷於響應。故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己。人事盡而天理見。幾者事之微。天理存而人事修。時者理之運。無時無事而不戒勑。則不睹不聞之戒慎恐懼。勵朝乾夕惕而無閒。以是而對越顧諟。庶幾乎私欲潛消。克己復禮。以之修身。則履中而蹈和。以之施政。則形

端而表正即皋陶之颺言亦豈外夫大舜庸作之意哉

屢省乃成

樂於興事者固易至於紛更習於姑息者亦易至乎玩愒屢省乃成蓋兩致意於勅幾而非一惟戒夫率作也蓋紛更之失如無疾而投醫玩愒之失如有病而不藥其致禍雖有遲速之分而其終致不起則一也故興一事焉必謹於其初不可為近名邀利之舉不可用一己偏執之見慎厥終惟其始使日久而可

行行之而無弊即當無事之時亦必朝乾夕惕謹幾慎微省之於不見不聞之際而待之於無形無聲之表夫然後氣體清明措施咸當以之存養斯廓然而大公以之臨蒞斯物來而順應解書者率致意於興事之省察而未慮夫宴安之酖毒此不可以不辨

讀高啓威愛論

高啓著鳧藻集首章即威愛論讀之卒篇歎其知一而未知其二也夫兵者非常用之事以仲康之賢討羲和之亂承命者猶恐其威之不立而功之不成啓

所云好生惡死人之至情有威則怯者勇無威則勇者怯其言皆是也至謂使國君而知此則國可以治天子而知此天下可得而理則失之甚矣夫治國平天下非若用兵偶行之事也御衆以寬寬則得衆猶恐吾仁之不能廣被焉孰謂徒作其威使下無所容而可以治國平天下哉且自古亡國者多矣失之威者其亡速失之寬者其亡緩致亡雖同然緩速之閒斯有別矣吾非謂當失之寬蓋闡啓謂宜威克之言示有君人之責者當體天心仁民愛物雖辟以止辟

仍存哀矜惻怛得情勿喜之意非不用威而不可徒恃其威蓋威者猛之類愛者寬之施寬以濟猛威愛並行或者其庶幾耳余故謂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讀其論者不可不察也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先儒謂動而以義制事靜而以禮制心斯言也其殆未知成湯建中之道乎夫建中謂何義禮是也事有萬端而總不出一義心機萬化而總不出一禮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然未有體立而用不隨亦未有

用彰而體不附者若分動靜內外而言則義禮判為兩途又何能制事制心哉故義非特制事亦以制心禮非特制心亦以制事何言之義主化裁事制而心益得其不偏不倚之體禮持損益心制而事益彰其無過不及之用此則成湯之大德所由懋昭也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諸家解此者大約以其難其慎屬之君惟和惟一屬之臣如是則是伊尹泛訓之辭而非訓太甲之辭矣蓋難於任用慎於聽察此固君職不待言矣即惟和

惟一何莫非君職乎哉且也不惠於阿衡是不和也庸罔念聞是不一也以致通訓允德是既和且一然後能為商令主而謂是為訓人臣之語可乎然欲和一於後必當難慎於先周而不比慎終惟始用是道也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相需殷而相得彰蔡傳引而未發予故申而論之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四言余向為乾清宮屏銘亦曾發明其義矣茲因繹臣民之義而益凜為君者之上宜法天下宜表

率臣民也夫人君而不能法天則何以使其臣民胥欽若而從乂乎且法天非虛言也必至公無私弗用聰明而於理於事自無不聰不明於是乎取舍當而賞罰明臣民其誰不欽若而從乂乎設不能克己復禮而欲其臣民之欽而敬之從而順之是則逞私欲而背天理予無樂乎為君一言喪邦胥在是矣可不愼乎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乾之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大有之彖曰應乎天

而時行此傅說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所由昉乎一日二日萬幾幾即慮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其憲天故慮無不善而動皆合宜若必待事物之來而後慮之慮焉而又擇其善而動以時則其失時亦已遠矣王安石夏葛冬裘之譬非不切近然彼惟審於寒暑之宜而昧於幾慮之先故動至弗善而違天拂民有所不顧然則有司化處事之責者可不懼哉

讀洪範

洪範一書為箕子衍神禹之言以詰武王者不惟姬

周一代制治之源即萬世帝王制治之源也九疇之敘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蔡沈二言盡之矣而余獨以為萬世帝王制治之源者何蓋君者民之本也譬之木乎本正而枝自隨故疇雖有九無一不關於為君者之一身一心可不慎乎然余之所以有會心者固在皇極之建九疇之省而原始要終則在乎第九之嚮用威用矣余蒙
天篤佑得建五福五代之堂其說已見前記茲以六極自省幸而無其五而不能去其一所謂憂也春憂雨

之不足夏憂雨之或過秋憂歲之不登冬憂雪之未降無不先時忖度切切於懷至於古稀說之八弊庚子年作古稀說數前代之弊政有八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倖幸皆無一彷彿者今又閱八年隨時省察不敢自時其無處或萌其漸未嘗不日惕於懷時憂其或萌合寰中之萬民時憂其失所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不可究極而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曾無幾希是則此憂不能去而亦不忍去且更不敢去也夫季世之君但知其樂而不知其憂以致受大憂而不可救樂者多矣余幸於六極中免其五而得其一則此憂

也將拳拳守之而惟恐其失之或者邀
昊貺符宿願得歸政之後庶可免此憂乎然更當敎子
以體余之憂為憂方將萬世守之庶幾永承
天眷是則臣民或可去其憂而為君者終無去憂之道
萬世為君者當共勉守此憂庶幾不致大憂而保後
樂尚敬之哉

五事箴

懿戒有訓抑抑威儀洪範五事始貌終思動罔或愆
欽義夾持作肅惟恭非禮弗為顧諟明命日監在茲

輯柔爾顏。友君子時。屋漏有愧。差之毫釐。顯仰令望。夙夜是祗。毋尚巖巖。咫尺天威。毋示訑訑。右史有司。溫恭允塞。為德之基。樹之軌範。視此箴辭。

右貌箴

恢恢寰宇。一人是主。維命靡常。有德斯祜。王言如綸。被乎下土。無易由言。惟敬作所。彝訓聿昭。四方是矩。卓彼前王。樹茲諫鼓。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進彼嘉言。袞闕堪補。聲為之律。毋逞喜怒。白圭謹言。玷不在鉅。金人三緘。非禮勿語。從斯作乂。敬茲九五。

右言箴

維目司視其德曰明明有由蔽物引欲萌伊古有訓五色目盲勿眩錦繡勤省農耕勿玩珠玉企望賢能知人則哲體察物情曰視有要視於無形如水如鑑萬象自呈靜虛動燭其本必清垂旒端冕儲神致精日月環照無幽弗瑩克艱厥后永正玉衡

右視箴

宣聖有言非禮勿聽矧維建極承天永命惟精惟一敬勝義勝何以達聰容納諫諍執兩用中旌賢表正

既高乃聽。亦遠彼佞。五音耳亂。樂必放鄭。九歌驗民。八風體政。亦越卷阿。矢音有詠。雖隔九重。而知民病。雖聆萬言。而執一柄。毋俾聽熒。尚其居敬。

右聽箴

基命宥密。厥惟思哉。翼翼小心。為德之荄。是惟弗思。思則弗回。勿狃宴安。而遺遠懷。勿侈豫大。而弛心齋。貌恭言從。匪思曷階。視明聽聰。維思是栽。無黨無偏。惺惺靈臺。勿縱其欲。縱欲成災。克己復禮。四德具該。朝斯夕斯。

天鑒恢恢告我後人皇圖永培

右思箴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建極斂福不必定指壽富康寧之類且九疇已對言之何獨於五而又引而未發也蓋五既為皇極有君道焉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繫於君則五倫之敘即為君者之能建極而斂時五福以錫庶民也其或風俗澆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其道而協其倫則是皇極之建有未臻夫極以期天

下之治。其難矣。天下大矣。兆民衆矣。以此之大。以此之衆。而有一不能叙其倫者。皆人君之責也。斂是五倫。斂時五福。以建皇極。豈易言哉。豈易行哉。

作福作威論

洪範六疇三德。而衍其辭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斯言也。箕子蓋引而未發。所包者廣。而蔡沈作傳。遂以為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戒其權不可下移。其然。豈其然乎。夫福威雖自辟作。亦視其人之自取。是作之者不可不謹也。其善者乎。戒之用休。而非吾有意福

之也其不善者乎董之用威而非吾有意威之也是雖有作之之名而無有作之之意所為作而無作也設徒曰辟可以作福作威於其不善者而福之於其善者而威之則彰癉有乖刑賞顛倒其可乎哉善乎司馬光之言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聰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蔡沈之權不可下移蓋取諸此然光徒見及於福威之不可錯用而未見及於作福作威之在人自取必知在人之自

取。然後不致錯用。余故申其說如此。

五福頌 有序

寧壽宮後曰景福宮。我

皇祖奉

孝惠皇太后所居也。余既豫葺寧壽宮為歸政後燕憩之所。而景福宮。則仿建福宮中靜怡軒之制鼎新之。軒有屏。嘗撰五事箴揭之。以代銘座。斯宮義取頤養。寶惟五福為宜。夫五福世所豔稱。顧昔人無闡之者。爰頌而列諸黼扆。第考洪範五福傳疏。或分詮。或遮

釋無所專主余以為壽富康甯及考終命皆受之於
天而好德則修之於人玩五皇極之辭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與此互相發明中庸言位祿名壽必推
本於大德足為五福主德之證而正蒙所云德者福
之基福者德之致尤深切而著明余故於攸好德之
頌詳暢厥旨然帝王之福乃天下之公而非一身一
家之私其徵自與常人異誠如所期信為備福余益
惟敬修德以迓
天庥而弗敢期其必

箕疇凡九極建惟五斂時五福其目未譜於九詳焉
壽為初祜華封所祝麥邱所語唐堯則辭齊景則喜
聖弗聖分於斯可覩景福之宮肇我
皇祖竹苞松茂以養
聖母歲久重葺倦勤擬居作此屏扆五當其數衍繹範
言頌是曼壽詩引呂黎敢怠永久

右壽

國君大夫問富答殊有天下者奚問答諸既艱問答
其富若無然亦有焉乃在民乎

宣尼正對萬世帝模省力薄賦猶可勉圖時若雨暘屢豐難期是用危懼敢詡尊居又若求材常苦不足艱致者多詎曰金珠蒐裘豫營勒此屏辭設誠符望肩卸心娛

右富

皇清開國承運奉天宅中建極敷錫八埏茲百餘載將萬斯綿三聖繼承謨烈丕宣藐予小子佛時仔肩治闔康寧夕惕朝乾愛民祈歲察吏求賢雖有梗化弗致蔓延九

州安內。萬里拓邊。车未陷越。敢為衡言。八句有五。擬

茲引年。敬之一字。用作心傳。

右康寧

福何由生。端在乎德。德復在好。人我胥棘。顧名思義。

行道有得。然殊吉凶。原道言憶。吉則徵善。凶必召慝。

應好其善。樂乃無射。五福之四。賅彼四則。皇極數錫。

無好必斥。作汝用咎。祿賢是篤。五九相應。訓君尤亟。

勵以多年。子云敬式。垂老弗諼。漸告方來。

右攸好德

踐阼之初炷香告
天設蒙
洪庥歷六十年便當歸政以授後人豈敢遲豫有願於
中於穆
皇祖幼齡居尊六十一載化被海壖小子廿五繼體承
乾敢同
祖歷耆耋況臻新茲景福爰待即閒存吾順事橫渠銘
焉九疇所云五福冀全然未敢必欲俟
天恩

右考終命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諴民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諴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

外者也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内者也内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兹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

天之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遥矣不可屈指數

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逭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歷怠政天啓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召誥鮮能知要也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攬者亦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周公訓成王此二語不惟為政之方抑亦修身之要也蓋明作乃施為之末惇大則涵養之本施為而不出於明作則涉暗而終怠矣涵養而不出於惇大則近逸而寡為矣為學為政內聖外王胥不外乎此至於有功成裕固其自致之效而非預期於其閒也是則周公之意豈徒訓王以用其舊臣乎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一篇凡七發端而皆以嗚呼始之所以長言詠

勤戒宴安勵祗懼三致意焉而開章即曰君子所其無逸實挈通篇綱領夫所者處所也即地也蓋人晝而作夜而息皆必有所處之地不能離也為人君者果能以無逸為所處之地作焉息焉語焉默焉動焉靜焉無不以無逸為所焉則何私欲之侵而怠惰之萌哉召誥王敬作所益相發明而著誠深矣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斯言也豈特卿士所宜勉而已哉卿士皆亮天功之人而用卿士以亮天功實為君者之責故必敬天愛

民以永此志朝乾夕惕以勵此勤然後有以倡卿士而胥崇其功以廣其業故皋陶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慎憲志之崇興事業之廣如是則所謂功業者仍不異敬天愛民之為而非好大喜功事紛更而無實惠者所可同年而語也

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不能不雨冬不能不寒於其常也而民猶有怨咨者非怨雨寒也力耕桑而不得飽食煖衣斯其艱也斯民之宜其無時而不怨咨也治人者豈可不思其

艱乎。思其艱。則當圖其易。而易正不易圖也。必也生衆食寡。為疾用舒。三物五典。以教以安。庶其菽粟如水火。而民免罹於艱。得少寧乎。然民有可免艱獲寧之理。而上終不可得有覺易不艱之日。蓋以為易則其艱立至矣。治民乃一節。若夫守先王之業。綜萬幾之理。其難其慎。惟日孜孜。又何嘗一息一刻。有不艱覺易之時也耶。

書夏撰尚書詳解費誓篇論淮夷徐戎事

嘗謂解經者。不可以己意穿鑿。見長。欲出人一頭地。

而反晦經義之本旨也如夏僎之尚書詳解其研精搜羅酌古準今用意不為不勤而瑕瑜各半政以欲為新奇中之其他姑弗具論如解費誓之淮夷徐戎不失之穿鑿哉蓋孔安國之傳固已有淮夷徐戎錯居九州秦始皇逐出之之語然引而未發僎則謂徐州淮浦中夏之地安得有戎夷似先王於此事有不及始皇能除害更泛論波及先王雖不能逐戎夷而能用周召始皇雖能逐戎夷而不知逐趙高李斯雖寓鑒誡之意耶然於費誓經義有何關涉哉蓋古時

之中國幅員小。後世之中國幅員大。其非中國幅員以內之地。則率以戎夷目之。如禹貢之萊夷作牧。孟子之舜東夷。文王西夷之類。不一而足。豈其時東萊諸馮岐周。亦有戎夷雜處乎。宣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或者其地近北。狄闌入居之耳。若夫淮浦徐州。去邊外遠甚。戎夷何所利。而捨其故去。來居之乎。可知淮夷徐戎。即其地之土著。爾時或有跳梁梗化者。未為中國幅員以內之地。故以戎夷目之耳。即如春秋抑吳越與楚。謂之蠻夷猾夏。不但不可以例今之江

浙湖廣即漢唐以來已無此論矣孔傳固已失之而夏僎以訛傳訛更枝其辭以為始皇能除害先王有不及而申其不憂中國有戎夷第憂朝廷無忠臣之說不已甚乎支離其辭而盩庢其義乎

國子監志卷五十七

金石志五

高宗純皇帝

御製說經文石刻

命諸皇子及樂部大臣定詩經全部樂譜諭

朕向披閱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樂譜內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並未兼註宮商角徵羽。而於雅頌烝民思文諸詩。以時俗豆葉黃等牌名小令分譜。未免援古而入於俗。又所著琴譜。一絃之內。用正應和同

四聲長至十六彈不勝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揚高下是徒滋繁縟而近於靡曼有類時曲曾經降旨交樂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鄒奕孝等將朱載堉樂律全書內疎漏歧誤之處詳晰訂正分列各條載於本書提要之後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詩三百篇皆可歌詠者也魏晉時尚有文王鹿鳴等四章但未著宮調學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載堉詩譜又固執周詩不用商聲之說以角調譜國風徵調譜小雅宮調譜大雅羽調譜周頌而專以商調譜商頌夫商調乃

宮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豈足與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樂皆主一字一音虞書依永和聲雖有清濁長短之節合之五聲六律祇於一句之數字內分抑揚高下不得於一字一音之內參以曼聲後世古法漸湮取悅聽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數聲此乃時俗伶優所為正古人所識煩手之音未足與言樂也從前朕親定中和韶樂細繹

皇祖欽定律呂正義考訂精審皆主一字一音實為古

樂正聲永當遵守現在朝會大典鐘虡鏗鏘備極莊雅朕前於經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詩於瓊林鷹揚兩宴令歌棫樸干城之詩皆親為指定而三百篇全詩三代而後未有全行譜定者朱載堉所譜又復雜以俗調或自行杜撰不可為訓所當詳加訂正叶之宮商俾操縵安絃之士皆得矢詩遂歌更足以昭復古著派皇子等會同樂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詩篇內應用某宮某調者俱著詳審文義定為某宮調仍於各譜駢注七音字樣彙成一書俾四始六義之文皆可

歌詠分刌節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幾考古而益進於古以副朕條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將來書成時即名之曰詩經樂譜全書並將此旨弁於簡端亦不必重為之序矣特諭

學詩堂記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駢四儷七叶聲韻練詞藻為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藴諸內則心氣和

平發諸外則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關雎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是則有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為毛詩全圖自書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豈和之始事於建炎而蕆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多其在內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證舊乃知向所藏或失之精覈者凡五卷夫真者既知其醇則贗者宜去其疵於是萃前後可信為真者都為一笥別藏於景陽宮

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荀焉。各卷並為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為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為偽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為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為繪圖書經。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揖讓於清廟明堂之間也。

國風正譌

孔子杏壇刪詩曰風曰雅曰頌無所謂國也自毛萇始以國標題而鄭康成因之後世遂沿襲莫知改正夫孔子既以二南别周召而邶鄘以下各從其類邶以下謂之國可也今云周南之國召南之國是何語耶王者有天下之號降而為風見周道之衰可也今云王國是何語耶或曰如是則書所云以長我王國詩所云王國克生皆非乎曰詩書所云統天下國家之王國非列於衛國之後鄭國之前之王國也夫孔子作春秋尊王大一統豈於詩乃降王為國以比於諸

侯有是理乎且魯誠侯國也孔子以父母之邦猶躋之於頌顧以東遷之王朝而等之侯國不與春秋之義自相刺謬乎至於豳乃周先王造基之地既有天下尊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亦無復降而為國之理知此則毛鄭之譌不待辨而自見故為是說以正之後世若宋程大昌之輩頗見及此然未能挈要斷之以正故復有駁其說者不啻議禮如聚訟矣附錄數條於後亦幾暇稽古之所及云爾

宋程大昌作詩議十七篇首論古有二南而無國風

之名今考之禮王制云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樂記云宜歌風周禮春官太師教六詩一曰風皆言風而不言國本朝毛奇齡引表記國風云我躬不閱之文以駁之夫坊表諸篇皆漢儒所作昔人已詳論之未可以為据也

宋鄭樵六經奧論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若謂降黍離而為國風則豳詩亦可降耶其說近是然樵又云周召王豳之詩同出於周而分為

四國之聲。則顯然以二南王豳繫之於國。不亦自相矛盾乎。

宋李樗黃櫄毛詩集解。載楊時云。豳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併繫之豳風。其說本小序。視集解所引諸家較優。然所云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又若必有國而後有風。亦無定識矣。

本朝顧炎武日知錄云。豳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

無豳似矣、考后稷封於邰、公劉始居豳、是周之先封國。乃邰而非豳、篤公劉篇云、豳居允荒、于豳斯館、皆言豳而不言國、則豳非國名。不獨周世為然也、即使公劉之時、或曾稱豳國、而武王得天下之後、亦不得復以國目之。且亦無封子孫於豳國之文也。炎武又以南豳雅頌為四詩、而舉禮經所言入樂者為證、論雖創而理亦正。乃又云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則是欲降王畿以下儕列國。何明於論豳、而昧於論王耶。

讀史記儒林傳

司馬遷曰周室衰而關雎作王應麟撰玉海因引揚子周康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謂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又引揚賜傳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康王晏起不見於經書是誤用宣王之事責之也齊魯韓三家之詩雖先出於史記然總出於夫子之後信三家不如信夫子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誠王化之始豈有衰世之識哉司馬遷所云蓋指孔子傷

周室衰微王道不行故即繼之曰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云云關雎作者周南之首章即删詩之義耳且如稱堯典可以貫全書則稱關雎亦可以該全詩而於康王始衰乎何有況舉守成之善者必曰周有成康亦不見其有荒政也朱子為詩傳直以為文王后妃時所作蓋本毛萇之義可謂具有卓識而未言三家之失於傳訛茲故申而論之

讀邶風匏有苦葉第二章

詩傳疏及朱注皆云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毛孔固失

之。而朱子亦未詳考也。夫見於詩書者。雄狐綏綏獸也。何嘗不謂之雄。牝雞無晨。禽也。何嘗不謂之牝。善乎歐陽修本義云。古語通用無常。雉鳴求其牡者。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又宋逸齋補傳。謂雄當求匹。雌不當求牡。斯皆足以喻夫人之犯禮。必穿鑿而釋之。謂雌雉當求其雄之雄。今乃求其獸之牡。以為非禮。則禽與獸合。有是理乎。鳥鼠同穴之山。雖鳥鼠同穴。而各為匹配。無亂羣之事也。藉曰禽獸所無而人為之。斯禽獸之不如。因設鳥有之事以刺淫佚。則

怪亂夫子所不語何刪詩而尚存此章乎且宣姜夷姜論者紛如聚訟而伋朔之事張照已辨之詳茲不複綴余謂讀書當識大意具正見若注疏家片言隻字之訛政不必為之勉強湊泊而反晦正義也

涇清渭濁紀實

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嘗不避其言蓋彼以隱居放言之人則可稽古考經之人已不可而況作君師司政治者乎故於勑幾熙績必不肯置疑似兩可其閒而於攷經稽古益必求其至當近賦心鏡詩因用邺

風涇清渭濁事以詩義觀之則涇清渭濁也而朱注則以為渭清涇濁大失經義夫以者何因也涇以渭濁可知涇本清而因渭濁如左以右累是左者因右而受累賢以邪累是賢者因邪而受累也伊洛以河渾是伊洛本澄入黃河而為渾流也如是者原不可僂指數而朱子則讀書明理何乃顛倒涇渭之清濁一至此乎然此非獨朱子誤也蓋鄭康成箋本謂涇清渭濁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是康成明言渭濁不言涇濁其以為涇清可知自唐陸德明孔穎達諸人因之沿誤而經意遂失自唐時始因誤解鄭箋而顛倒

其說其後入主出奴紛如聚訟益不可考朱子因訛傳訛後人更不敢議其非予細繹以守之義定當謂涇之清因渭而濁為是然予亦不肯遂以為是爰命陝西廵撫秦承恩身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源辨其清濁今據具摺貼說呈覽實涇清渭濁於是予之疑始解而心始安因命附錄承恩之摺於後以誌其詳設有人議承恩遵旨為遷就曲說者可覩至承恩所至二河自甘省入陝省之源視之則是非顛倒立辨朕當治承恩之罪不怙過也

讀書明理豈易言哉。適書此卷至鄭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句。恍然有悟。設如於渭字下增一而字。或以有字易為入字。明曰涇水以入渭。故見渭而濁。何等直截。則其本意易明。亦無唐宋以來之紛如聚訟矣。千載注疏家似此者亦多矣。豈能一一正之。擲筆輾然。附錄於此。

復古說

予近作圭瑁及搢圭之說。亦既申論史家謬傳之不足信。與古之不易復矣。然圭瑁不過禮器之一端。無

關國之大政與禮之要義也禮之一端不易復古無所綦繫若夫大政要義益關天理民生之正道實不可復古者今雖無思復古之人恐後之迂而泥古者陷於耳食口傳之弊尚有思復之說故為是論以明之

夫所謂國之大政者井田封建及公尸之說是也井田之說董仲舒已知其難封建之說柳宗元論之最悉且自秦漢至今卒無行者其或行之無不立敗見漢與明茲不贅論若夫公尸之說最為失義非正道自周

末已不行。徒以其類於孝。竟無人敢議及。而朱子方以為氣與質合。散者復聚。乃為教之至。彼明理之人也。亦為是謬論。問彼曾行之乎。否乎。況以已之子為父尸而拜之。斯為顛倒彝倫之甚。與兒戲何異。且其子為三四歲無知識者耶。著以衣冠而坐之位。彼且哭泣跳仆。不成儀矣。為七八歲略有知識者耶。善性者必不自安。惡性者將嬉戲恣食。或以其父為宜拜已者有之。將不用其子乎。則其弟其姪。非其父之子之孫乎。設以遠族叔伯之子孫用之。則益遠矣。與氣

脈相屬有何關涉然此尚以一家言之若夫宗廟昭穆之序不止一人將何以行之止為一室立尸乎抑各室皆為之立尸乎扞格不通有所必然而大小雅公尸皇尸竟公然以為宗廟大典不誠可笑乎夫此猶託於氣脈相關之說而曲禮蓋已知其不可行遂曲為卜筮之說曲禮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鄭康成注尸者尊者之處為其失子道則尸卜筮無父者孔穎達疏尸代尊者人子不為也是曲禮亦知其不可行而鄭康成乃曲為卜筮無父之說畢皆遷就泥古乖正理耳大族人多尚可小族人少將何以行之至白虎通竟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石渠論謂周公祭天用太公此誠

褻語不已褻瀆神明而誣周公大失禮乎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不曾言尸也夫此褻瀆大失禮之事而以訛傳訛傳會辯論不已載之經史傳之千古而總無實據乃後人無敢言其非者豈不以其謬託鄒於孝乎孝詎可以偽為哉漢之賈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明理之人善於論古而皆未言及此余而不言實自慙為不讀書不明理矣遂不顧橫去聲議敘而論之

像設說

公尸之非禮既明則像設可以申其說焉至詩稱公尸嘉告鄭箋一以為公尸以善言告之是謂言出於公尸矣詩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公尸以善言告之是通篇皆當為公尸之言公尸以少者為之則其言不能自為設教之言益不成事一以為公尸嘉告謂嘏辭也似又出於祝史孔穎達疏云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為嘏辭也此即楚茨詩工祝致告鄭箋所謂以神意告主人使受嘏之說也二語皆出於鄭已自相矛盾然既明尸之非禮則其嘉告乃緒餘可以弗論茲特論像設之義云

像設之義余以為賢於公尸何言之蓋像者金木土

皆可為之。金木主則無知者也。公尸者以人為之。人則有知者也。以有知肖有知。彼亦一知也。此亦一知也。如水之與火。其能合一乎。以無知肖有知。則其所祭有知之靈。或附於無知之像設。而享其祭。尚可謂之求於慌忽思慕。僾聞愾見耳。然總不如神板書位之為得正。相傳像設之說。謂始於離騷。楚辭章句。宋玉招魂言像設君室。王逸注為君造設第室法像。此不然也。孔子觀明堂。見堯舜與桀紂之象。或謂出於家語之傅會。越句踐以金鑄范蠡。則實出於宋玉之前也。自離騷有像設君室之文。後人遂謂設像始於戰國

時其言未足為據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北與后稷廟堂三緘之金人相類馬昭諸儒謂家語一書乃王肅偽作而成固難盡信然吳越春秋紀越王使良工鑄金像范蠡之形國語亦云越王命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是為確鑿可據則設像春秋時已有之不始於戰國也

諸家入主出奴各是其是之說祇可以理度之而不可以奇信之若夫國學

孔子之神位書板自合

聖人之正道而

闕里之塑像亦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孔子設像始自漢文翁石室唐開元後乃有塑像雖不如開元釋奠禮臨時設位之得正然朱子答錢子言白鹿洞塑像書但辨席

地趺跷亦不言塑像之非今國學孔子位設神牌而闕里之有塑像亦惟有舉不廢云爾然亦頗合吾所謂以無知肖有知之義或致憑依受享乎是為說

明哲保身論

大雅蒸民之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庸引之善夫朱子之言曰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揚雄說明哲煌煌是占便宜所以被誤又曰若捨身取義處又不如此論而於詩傳則曰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然皆引而未發茲故申而論之蓋保身者保此身

不陷於不義耳詩之美仲山甫曰明哲保身即繼之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是豈徒以柔嘉維則者哉且比干諫而死可謂不能保身矣孔子稱其仁未有仁而不明哲者也唐之顏段張許皆不能保其身而捨生取義所以保其身者愈大不謂之明哲不可朱子所云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正使後世委蛇取容與夫靦顏事二姓者不得藉口誠云先獲我心夫解書所以牖世賴有此也近命為貳臣傳其義亦以是為棘耳

圭瑁說

圭之名見於夏書之禹錫瑁之名見於周書之王受權輿於此而虞書之輯五瑞並未明言其圭之名各別及其短長與瑁底之邪圓也注疏之家多耳食口傳愈晰愈不明曰近曰更遠予近為石刻十三經序以為以注疏解經不如以經解經者以此也夫虞至周周至漢率數千百年其唐宋更無論矣後人據圖作圭自鄭康成從於禮樂始圖三禮厥後阮諶夏侯伏明張鎰梁正楊傑供有三禮圖至宋初尚有存者聶崇義採諸家之說為三禮圖現入四庫全書今玉圭流傳於世者甚多宋製者皆在聶崇義之後

即漢器亦不過因鄭圖而仿成之非必係三代時古物也已屬贋鼎而瑁則雖有
圖三禮圖六經圖玉海中俱有瑁圖盡作冂式近馬驌作繹史其瑞玉圖則依孔安國書傳邪刻之說
作冂式說禮家已屬參差俱不過臆爲之即偽探圖作瑁亦未見其器也並偽作其器者
亦無也今據其可考者言之鄭康成云鄭康成周禮注名玉曰瑁
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蓋瑁古字作冐易繫辭冐天下之道書君奭不冐海隅出日詩邶風下土是冐皆
取覆冐之義雖不言其制而其理爲近向所纂三禮義疏中正其義條曾引其說名玉曰瑁者
言德能覆天下此猶近理而賈公彥曰見則覆之以
齊瑞信賈公彥周禮考工記玉人疏古者圭必有冐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冐以朝諸侯見則
覆之又言冐所以冐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云云前說出尚書大傳後說出孔安國書傳向定

周官義疏存疑條下載此亦因其說持之者先後故未之疑廢其實未足為據也馬端臨遂增之曰有不同者即辨其偽馬端臨文獻通考王禮門引舜典下注云諸侯來朝天子以剡虞冒其圭首有不同者即辨其偽乃沿孔穎達尚書疏之文夫諸侯既受圭於天子焉能有偽更訛其傳以為有過者留之三年六年九年之說此不過竊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云云之語尚書大傳省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則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云云端臨隱括其說又引程大昌演繁露舜典謂輯五瑞即此執圭而朝者辨者斂而上於天子也又謂班瑞於羣后即此後與其圭以歸者也第有過留之三年不見所出予意所謂留之三年六年九年者不過剽孟子緒

餘而端臨以為大併此言極有理乃寡識之尤者夫不朝是其罪也留圭而不許來朝復以六年三年為別其間有何罪乎真成讕語矣又王搢大圭祭天其圭長三尺周禮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宋陸佃曰王執鎮圭以祀天以朝日以裳先王王十朋周禮詳說明王應電周禮傳並於朝日之下注云言朝日則郊天可知按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康成注王所搢大圭也惟既曰搢又曰執未知一時並用與否宋林希逸考工記解曰搢一而又執一乙非尊者所宜云云則古人亦計及搢圭之未使矣夫玉至三尺重物也古之帶最寬鬆不似今時帶之緊束搢重物於腰間必至落地反不成敬且天子祇雙手既搢大圭又執鎮圭以祭

其於獻奠之際。將何以行禮。欆付旁人持之。更非所以式威儀也。圭之說既明。則瑁之形之制。可想而知。不過寓義覆冒天下而已。然總以德為要。德不能冒。無其器實可。有其器適足增愧。瑁之形制。既不可考。以冒圭首辨詐偽。其說更不可信。至取義於以德覆冒天下。則古聖人之精意不在乎制器。而在乎慎德。若有其德。即不執瑁之亦可。若無其德。雖日執四寸之玉。對之適足增愧而已。更有因圭首有邪有圓之殊。而圖其形者。諸圖瑁下圓刻邪刻之不同。總或於以冒圭首之說。公侯伯之圭。有瑁以辨其偽。而子男之璧。即無庸辨其偽乎。且三等之圭。共此一瑁。雖有詐偽。璧烏從而辨。而璧徑五寸。輪郭正圓。又安能以四寸之瑁冒之。況舜典有輯瑞而無執瑁之文。周禮春官典瑞亦不言瑁。考工記玉人

所載鎮圭以下十餘器與典瑞相合而獨惟言瑁之書後出亦殊不足信總之數千載之下必欲銖計刌度數千載以上之物愈致轇轕枘鑿而已遂有瑁底圓缺非缺之異實為入海算沙將何適從不值一噱矣假著是說以杜千古之變口

搢圭說

圭瑁之說既明則搢圭之說應繼焉搢者插也以大圭之重插於寬衣博帶之間必致落地前說已詳茲復閱考工記又有中必之說鄭康成以為約其中央乃傅會以繩繫之不令墜地之義耳即使約之腰間

亦礙所謂周旋中禮之度也因命翰臣博稽唐宋以來之制則自唐至明五代禮儀志皆有搢大圭執鎮圭之文（五代之制因列書於後以備攷）夫唐宋明漢人也襲其漢儀且不必論至於金則我滿洲何必襲其謬且尚偏安亦覺僭矣元實蒙古將以其一統中華而謬為襲漢之舉耶然予總以為其事涉虛誣未必實有也何言之夫名以物徵物以實証唐宋金元遠矣明則本朝所繼統者郊祀重器不藏於內府則藏於太常猶憶乾隆初間曾命太常查舊庫物得蒼璧四黃琮一命

貯之乾清宮至今存無所謂大圭鎮圭也遍查內庫亦無此二器然則明時皇帝所搢之執之者為何物耶以為流賊之亂被擄掠失之乎夫流賊賊也所重者金銀圭璧不值其擄掠且太常寺庫之舊璧琮具在而獨無大圭鎮圭亦其一証即果失之其器必在人間國朝百五十年太平天下其器早出世市當有人售之以為貢獻之物矣則知唐宋以來之禮志率出虛文無實事耳然予之意更有所切要於是事者不可不明言也唐宋明無論矣金元乃亦襲漢之謬

且未必實有其事。則何為耶。惟本朝獨無此事。後世迂儒。必有議本朝之荒略者。試讀此文。則知搢圭執圭之合禮與不合禮。祀

天之在敬德與不在大圭及鎮圭矣。且大圭長至三尺。出周禮冬官考工記玉人不易得也。今臣和闐乃易得。唐宋金元明何以得之。若謂必搢大圭執鎮圭以申祀。然後中禮獲

宥。則本朝無是禮。而

四朝緜繼。九寓乂安。擴宇拓疆。中外臣服。蒙

天既為獨厚遠勝彼五代（謂唐宋金元明）斯亦薄海所共知也是知總在敬德而不在器名不正則言不順亦夫子之志也予之子孫其尚思所以務實哉

周禮考工記　天子圭中必鄭康成讀必為綼謂以組約其中央（按此祇言有組而不詳搢法）

唐開元禮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搢大圭執鎮圭升壇搢鎮圭禮畢出中壝門殿中監受鎮圭大圭（按唐書輿服志亦不詳搢圭用綼之制）

宋政和五禮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外執

大圭。盥手。搢大圭。盥畢。執大圭。升壇。搢大圭。執鎮圭。至神位。奠鎮圭。執大圭。俛伏興。又搢大圭。詣太祖神位。執大圭。

宋史輿服志。仿大圭中必之製。製約圭繅藉。搢之紳帶之間。政和二年。官者譚禎獻古元圭。長尺二寸。中一小好可容指。為受組之地。按此亦圭中有好。穿組搢之紳帶之間。

大金集禮。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中壝門。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鎮圭。至座。跪奠鎮圭。訖。執大圭。進玉幣。搢大圭。奠

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不言搢法

元史祭祀志　祀昊天上帝皇帝至西壝門外執大圭就小次釋圭出次執大圭盥手搢大圭盥訖執大圭至壇上搢大圭執鎭圭至神位奠鎭圭奠訖執大圭還次釋大圭又進饌搢大圭者四按此亦不言搢法

明史禮志　郊祀皇帝搢圭者六一盥手二上香奠玉帛三奠俎四滌爵五上香奠爵六飲福受

胙。輿服志。玉圭長一尺二寸。刻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鎮之山。以黃綺約其下。以囊緇之。按此無大圭鎮圭之分其搢圭用囊。

麋角解說

壬午為鹿角記。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不於冬。然月令既有其言。而未究其故。常耿耿焉。昨過冬至。陡憶南苑有所謂麈者。或解角於冬。亦未可知。遣人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落地者。有尚在劇骨。或隻或落其一者。持其已解者以歸。乃爽然自失曰。天下之

理不易窮而物不易格有如是乎使不悉麈之解角於冬將謂月令遂誤而不知吾之誤更有甚於月令者矣然則月令遂不誤乎曰月令之誤誤在以麈為麋而不在冬之有解角之獸也蓋鹿之與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有所弗能麋之與麈亦如是而已耳且說文訓麈有麋屬之言而名苑則又曰鹿大者曰麈羣鹿隨之視尾所轉而往夫鹿也麋也麈也迥然不同亦不相共羣而處貿令人所知者而古人乃不悉其孰為鹿孰為麋孰為麈則月令不云夏至麋角

解。冬至鹿角解爲幸矣、而又何怪乎其誤麋爲麖也耶、既釋此疑、因爲說以識之、月令古書不必易、靈臺時憲、則命正訛以示信四海焉、

讀禮記文王世子篇

文王世子記、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引仲尼曰、聞之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鄭康成訓于讀爲迂、迂猶廣也、大也、後之說經者多傅會之、孔疏則以爲周公之益君、於身優饒、於德廣大、而黃敏求、陳祥道、方慤則或

以為周公委曲其身以正其君或以為迂身非直躬或以周公抗世子法為致曲是皆不衷於理夫周公攝政時成王已為君成王不可撻故撻伯禽以警成王其理甚正而其道甚直初非有迂曲遷就之私孔穎達疏申引廣大之釋委曲煩言以致經義反晦偶因檢永樂大典得陳掞貴集說云況止於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語較直截夫于詮為於義固當矣而身字解尚未能親切因考古篆身作㐆子作𢀓二字相似疑或當時傳寫之譌若作於

其子以善其君。則與周公所行適合。而於理於文。皆無弗合。康成蓋未思及子字之誤為身字。遂强附訓釋。後儒益從而為之詞。使孔子之言。周公之事。皆不得其正。夫强解以誤後學不可。乃因强解而誣孔子。並以誣周公。則尤不可。是不容以不辨。但經文沿誦日久。無改正之理。姑記余所見如是。以俟後之考古者。

三老五更說

三老五更之說。不見於詩書。其見於禮記者。蓋出乎

漢儒非孔子之言。惟左傳三老凍餒之文為最古。然傳謂公聚朽蠹。而三老反不見養遇。非與五更相提並論也。注三老五更者多矣。或謂上中下壽。或謂工商農。而不及五更。（出左傳孔疏）或謂明天地人與五行之事。（出白虎通）或謂取象三辰五星。（出後漢書禮儀志）或謂知三德五事者。（出鄭康成禮記注）各以臆度。不堪僂指矣。至蔡邕獨斷。乃有父事兄事之說。而白虎通之謬。直以為老更各一人。且曰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吁。可怪哉。天子養老。即所以教孝於天下。何至以父事之。且即其說父

一而已。則天子已自有父。今復事一父。是非二父乎。
腐儒執虛文而謬大義。眞不值一噱耳。豈復解更為
叟。謂豕亥之訛。夫叟與老同。既有老。又何藉叟為哉。
予以為三者。天地人之數。養老自以三。舉其數耳。若
夫五更。則更事之說為近。而五倫五常。莫不具於此。
人數不必其備。行之以敬誠愷悌。則中和位育。將在
是矣。後儒一切穿鑿之論。何足數哉。
三老記
予既為三老五更之說。以闢諸家之謬。然以三老之

稱數典於左氏其何以稱三老則求其解而終不得其辭茲以三餘之暇書辟雍詩冊有三老之語臨池下愰然悟曰三老之言實出孟子所謂老而無妻老而無夫老而無子此非三老而何孟子雖出左氏後而此語自由古以傳故即繼之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可知文王時即有三老之稱左氏提其綱孟子晰其目耳且晏子對叔向嘆齊之將為陳氏所云公棄其民三老凍餒乃指一國鰥寡獨窮之民之無恤者設以上壽中壽下壽論之豈八十以下之老

即可以弗恤乎。其餘傅會之論。愈說愈遠。然總於碑雍養老興賢。有何涉乎。自是而三老之稱。徧於鄉閭。所謂三老董公。壺關三老之類。不一而足。蓋耆艾而長於鄉者。即可稱三老。而非定三人也。夫子三老五更之說。成於戍戍。逮今又六年。求其說而不得。而筆下偶得之。是不可以不記。且此六年中。何嘗不讀孟子。而未有會。茲偶會之。益見理不可不日窮。書不可不日讀。寧渠呈已之是。顯人之非。以為博聞廣識而已哉。

修道之謂教

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人物之所同得然則修道之教亦豈外乎人物之所同得與理之自然乎蓋教也者非如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必待專心致志求其師承然後能得也不過於率性之道修之而已矣故曰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亦惟覺斯民所固有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是則聖人設教原不外五常五倫之正使人各修其道以復其性故曰性相近也若

夫羿之射。曠之音。鵲之醫。秋之奕。則必待習而後能得。則所謂習相遠也。非吾所謂教也。雖然。使自率性之。未能。是已且不能修。又何以教人。則柳宗元所謂若甚憐焉。而卒以禍者。又將甚焉。嗚呼。教豈易言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天地萬物本一體。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其理自然。不待勉強。夫所謂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豈非教人以戒懼謹獨之意乎。然究而言之。有不可則有可者在。是尚出於勉強也。出於勉強則不

能致中和而位天地育萬物矣葢天地本無不位也萬物本無不育也元黄分而清濁奠形色章而動植殊歴混茫以來有不位不育之時乎其不位不育皆自人心不能致中和而然初非天地萬物之過也孟子得子思之正傳故其言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誠致中之道也强恕而行致和之道也信矣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也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中之理無定在。而中之用甚廣博。一物有一物之中。一事有一事之中。若不擇之審而行之至。則所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大舜之執兩用中。非大舜自用其中也。彼兩端之間。自有其一定不移之中。而舜適用之。會衆善於一心而無已。推一心於天下而無人。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若大舜先立一中。以衡其兩端則是大舜之中。非兩端之中矣。又何能用之於民。而時措咸宜哉。

四得論

昨自避暑山莊迴至御園之作有慙愧德無稱四得之句蓋引而未發茲乃敘而論之

夫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為位祿名壽胥因德而得之則知有德而得之者為實無德而得之者為虛若予無其實而得其虛其慙愧可勝言哉蓋予之位

天地之所命

祖宗之所授無是二者予因何而得之亦惟栗栗危懼慮緜厥官遑敢自詡其得以傲物哉至於祿則九寓所同仰萬民所共奉豈啻十目十手之視指哉豪釐

之失。謬以千里。威福玉食。一涉私欲之作。必致越其始而隕厥終。能常保其得乎。若夫名為實之賓。實則賓之主也。居九重之上。臨百辟之尊。孰不以虛言褻之。即今八句大慶之獻詞頌者。不可僂指數。則此名也。亶其實乎。雖文治武功。微有實蹟之可稱。然無一不由兢兢業業中所出。且恐具其始而失其終。得將不保。敢自怡乎。茲逮八句。不可不謂之壽。然此壽乃

天地默佑。

祖宗延禧。予一人幸逢其會。敢強顏以為有所致哉。且

予五十五年之間無一日因微疾而不理事者求仙素所鄙即醫理並不識亦惟慎起居節飲食以為養生之常道耳則又有何術之可得凡此四者皆予所得而實皆非德之所致也非德之所致則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忸怩之不暇又何能肆然自居而不疑方將慎半九十之懼孜孜矻矻以待五年之歸政可稱全人則惟敬待

天恩而不敢或必者耳著論自警並以示羣臣之獻詞頌者

四得續論

近作四得之論。非自謙也。蓋紀身之鮮實德。與己之所實見耳。然尚有未盡意者。前論切乎己。續論公天下。抑亦有所獨重者耳。

蓋中庸第十七章。子曰至子孫保之而止。所以戒為天子者。保其位而已。此皆夫子之言。其下四得之繹意謂子思之語。非夫子之語也。以位言之。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君子之位也。又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則聖人之位也。豈必曰天子之位乎。堯舜禹有天子

之德可謂得天子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天子之位孔夫子有聖人之德可謂得聖人之位其餘皆不可謂得聖人之位也孟子所云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其心未嘗不羨天子之位雖欲行其道之意耶然非至言也蓋益得益之位伊尹得伊尹之位周公得周公之位非不得也若孔子必無是語而朱子注子思此章直以為必受命為天子是亦孟子之遺意耳予以為後世之亂臣賊子未必非此言有以啓之然此言非予言之他人不敢言也且自古至今無一代

無天子。是皆得其位者乎。予不敢以得位自居。實因德不勝而滋懼耳。至於祿則自天子以至百辟卿士。皆食祿者也。盡其職。乃可謂之得。鰥厥官。不可謂之得。而其本均不出於修德也。王禹偁待漏院之記微見其端矣。若夫名乃實之賓。實者德之謂也。無其實而有其名。不滋愧乎。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予謂此語亦未臻。而清流操室中之戈者。非因名有以害之乎。壽則秉來之氣數。所不可强。盜蹠壽而顏淵夭。盜蹠果得壽乎。顏淵果不得壽乎。古來盡節以終者。謂

之不能得保其壽可乎。茲故申而論之。以戒後世之
不務修其德而徒慕四得以反致敗其德。且以靖天
下後世之託聖賢之書以妄興其欲有所得之位之
心。有位與無位之人。可不深思所以自處哉。
作是論時。引用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蓋亦斷章取
義耳。予之意。則以天子有天子之位。聖人有聖人之
位。分而言之。然亦非始予意也。蓋中庸上節孔子之
言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已區而二之矣。既而思之。繫
辭本文下。即繼以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則天子之事也似繫辭所指聖人即天子也然按諸經從無尊當時天子為聖人如後代所稱聖君聖主聖上者大禹謨乃聖乃神為益對舜稱堯之詞微子之命克齊聖廣淵為成王對微子稱湯之詞皆非稱當時天子也三代上君臣之際情親而語質無取乎頌語惟莊子華封人祝堯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為當時語堯固聖人也是則稱天子為聖人起於周秦之間亦如朕之字專為天子自稱乃昉自秦也十翼為孔子作不

應繫辭有是語且上繫第十一章莫大乎富貴莫大乎聖人又分著矣歐陽修以擇之不精繁衍叢脞近於戰國後語疑十翼為雜取後世講師之說非孔子所作亦不為無見論成偶思及此并按於後

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解是二語者率以栽傾屬之人物培覆屬之天是猶視天與人物為二也予以為天與人物呼吸相通本為一體夫春生夏長非栽者培之乎秋收冬藏非傾者覆之乎四時代運貞下起元天何容心於其間乎

哉人與物胥在乾元一氣之中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則所謂因材而篤之者也天之栽培傾覆一歲所必有人之栽培傾覆一生所不能無是則栽傾由自取培覆亦由自取惟當順天之常克己之私或庶幾乎若必求其栽而避其傾是猶有吉凶禍福之見於其心者吾見其不能如四時之運行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者則一所謂一乃貫始終徹上下無一則九者不行無九則一者不現故形而上

者謂之道一所以為九之本形而下者謂之器九所以為一之用蓋有天下之責者皆不可不知九經之必不可離而尤不可不知一之為至要也知其為要則所為基命宥密主一無適必有以立乎大本大源而燕好之私不形乎動靜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於以措行九經蓋易易耳

書中庸九經敬大臣義

中庸九經各具一事皆為天下國家者之要道敬大臣與尊賢其義似同而實不同其歸也原無不同蓋

尊賢者。所以籲俊旁求。以資啓沃。至於敬大臣。則所為敬大臣之職。而非謂敬其人而已也。且敬者誠也。臣哉鄰哉。作朕股肱耳目。舜之所以敬大臣也。敬者正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高宗之所以敬大臣也。又敬者畏也。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又敬者尊也。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以仰照。依乎前二。敬其職而得。依乎後二。敬其人而失。則可知所謂敬大臣者。敬其職而非其人矣。敬其職。則必求所以稱其職者。而尊賢其可緩乎。予故曰。其歸也原無不同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德無不實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聖人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德。教而入之賢人也誠者理之當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誠之外無性明之外無教聖人渾然天理無所用其明。而明無不照謂之所性而有。尚屬強名。則何藉乎教。賢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後實之。乃復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實亦實此理而已。夫豈別有所謂教哉。朱子謂與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

字不同。予以為政無不同耳。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至誠如神。斯己物一貫。無所用其成而無不成。譬之天地。化四時。育萬物。而四時萬物。無非天地。故天地不自見為天地。而誠者不自見為誠也。誠之者則不然。見有所謂誠。則有所謂己。既有所謂己。則有所謂物。雖然。己與物。又豈有二致哉。反身而誠。斯盡己之性。誠精故明。斯盡物之性。然而修身修道。當盡克己復禮之功。欲立欲達。當盡胞與為懷之量。所謂人欲

盡而天理存外内合而時措宜仁也知也皆一誠之實理而已但人道無不當勉而有位與無位者其成已成物措施參贊之功所殊自覺胷攘是又予所抱歉而刻不能已於懷者夫

悠久所以成物也

解是章者率以久為内而悠為外分而言之予以為悠久自是至誠無息之一貫雖有存内驗外之殊其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且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可分為二乎博厚高明既不可分則悠久之不可分不待

辨而明矣是故天地之德不可見而見於博厚高明聖人之德不可見而見於悠久惟其悠久故積累之至而為博厚發越之極而為高明斯則天地之大亦因聖人之至誠無息見之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悠久所以成物非子思之述曾子所聞於夫子一貫之道乎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朱子解此以為靜就心說安就身說夫靜就心說是矣安就身說予以為就意說非就身說也夫不云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乎蓋靜在心而動在意由靜而動則心正而意誠意誠則安也由是而慮則知致而物格內外交養本末兼施胥止至善之道也是故正心誠意為聖經之關鍵心靜不可見意動有所施施出於誠則修身齊家治國皆由是而推而明明德於天下矣其所得不已多乎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天子庶人其分雖殊而修身則無二致修身者天子之所以為天子庶人之所以為庶人也故中庸曰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此以見身為心之所託而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而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亦云有其本則末不求而自至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焉非云我之修身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如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修身非為己矣庶人無治平之責者亦可不修身矣不知人也身也心也三而一者也心不可見於身而見人亦形名以身而名修身要矣明德新民其皆以是為宗乎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毋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此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蓋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

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日日新又日新

曾子釋新民之義。而引湯之盤銘。此意最親切。蓋湯之銘盤。以修身而及正心也。曾子之解經文。則以治人而及修己也。終必由始。末當返本。故欲洗濯其身者。要當先復其心之善。而欲教化其民者。要當先勉其身之修。夫正心以修身者。豈有他術哉。亦惟克己復禮。去其習染之汚。而復其本然之善而已。蓋習染

之最易害人心如塵埃之最易生室宇日日掃之塵埃未必能盡去日日新之習染未必能盡除日日新又日新如是而已矣若謂新民之道必更有以新之之法則是外本內末雖日施訓誡之令有不出於柳宗元之所譏矣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夫文王固身歷為君臣父子與人交而各盡其善

者矣試思人孰不在五倫之中而各有當止於其善之道乎是故為君者匪惟博施濟衆以為仁即癉惡弼教之義亦必當本於仁而出之所謂止也人臣之敬詎其夙夜匪懈恪恭承旨之謂即繩愆糾謬陳善閉邪亦必當本於敬而出之所謂止也生事死葬祭之以禮人子之止於孝蓋終身之事非謂無父母即無子之止於善也若夫父之曰嚴似殊乎母之慈而不知父之嚴正所以行其慈也至於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皆與人交之義而朋友之信固該其中矣余故

云此雖言文王之止於至善而實訓萬古五倫之要道也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赤子之在母旁形日近而情日接然猶待心誠求之而後不中不遠若夫居九重之上臨兆民之衆勢分相隔委曲莫達其能洞悉民艱呼吸相關使無向隅之歎而皆得養育之資蓋亦難矣故禹稷已飢已溺文王視民如傷用是道也接屋連閣非不麗然民有掘穴挾廬者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然民有菽粟

不接者弗甘也蓋不樂為修飾豐亨之說則牧民者或可袪其匿災之心不肯存惜帑省費之見則持籌者或可杜其節用之口如是而猶懼有或遺焉庶乎民隱得通不中不遠曾子舉武王訓康叔之言明立教之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吾因推廣益識其艱蓋齊一家治一國者其分小其事易而平天下者其分大其事難雖日孜孜朝乾夕惕猶慮弗克勝任欲不勉強勤求其可得乎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曾子得聞夫子一貫之旨及至門人問之則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斯二語也。學者以之修身，而有國天下之責者以之治國平天下。夫治國平天下，豈有別術哉。亦曰盡己推己而已。盡己推己，非絜矩之謂乎。是故老老長長恤孤，無非盡己推己之為，而初無意於民之興孝興弟不倍也。惟其無意而行之以忠恕，是以民之觀感，亦有不知其然而然，相與興孝興弟不倍者焉。然則曾子之釋經所云絜矩者，豈事事物物而絜之哉。亦曰

一貫而已矣

此之謂絜矩之道

曾子聞夫子一貫之心傳其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釋治國平天下以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後左右各有所以接之之說處之之理而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處中心之謂忠處理之謂也如心之謂恕接境之謂也一以貫之豈更外於此乎然非克己復禮理境相融其能

與於此者鮮矣仲弓問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於民相關之切。亦猶父母之愛其子耳。設云民有所好。不能自遂。君子從而遂其好焉。民有所惡。不能自去。君子從而去其惡焉。是猶視乎民之好惡以為則。父母之謂何。細味詩云

民之父母。大學以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其相關之切。有不待民之好。民之惡。而君子已同其好惡者。此之謂民之父母也。盍亦觀乎父母之於嬰孩乎。啼而知其飢焉。笑而知其愉焉。其飢也。亦憂之。其愉也。亦咻之。豈必待嬰孩之自言乎。君子之於民。亦猶是而已矣。故父母之於子。雖竭盡劬勞。初不自謂能盡父母之道。而責報於其子。君子之於民。雖惠鮮懷保。初不自謂能盡君子之職。而責報於其民。夫萬民之心。一大君之心也。董子曰。君心正而天下

莫不歸於正蓋得絜矩之本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故好惡亦近習相遠故好惡亦遠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蓋以性近而言非以習遠而言也即以父母與子觀之其孩提懷抱之時性無不近至於成童宜室必以漸而遠且數之多者無過於萬而民之數則不啻萬萬也以一人而同不啻萬萬人之好惡雖至愚亦知其難然此乃以其習遠而言非以其

性近而言也。以性近而言。湛然天理。仁義禮智根於心。雖物至而好惡形。亦莫不以正。又安得有不同乎。如是則飽暖安逸之好。饑寒困苦之惡。所以與民同者。皆其施為經營之末而已。堯之於變。舜之允諧。夫豈勞勞於萬萬民之各同其好惡哉。